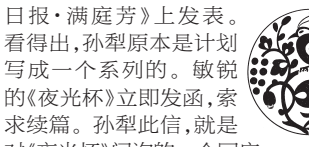


1995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新民晚报主持《夜光杯》编务的严建平收到了孙犁先生的一份“厚赠”:一幅写于前一年的书法:“何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语见唐代孙过庭《书谱》),同时还附上一封短札:“寄来信件,昨晚奉到。甚为感谢。寄上拙字一幅,谈不上书法,您留个纪念。‘狱档’稿,后来没有写,俟写好即寄上。匆匆,祝春安!”信的末尾,注明日期是4月11日。

信中所述的“狱档”,是指孙犁晚期所写的《读〈清代文字狱档〉》,已写成的两篇均在《天津日报·满庭芳》上发表。看得出,孙犁原本是计划写成一个系列的。敏锐的《夜光杯》立即发函,索求续篇。孙犁此信,就是对《夜光杯》问询的一个回应。

孙犁在信里答应“俟写好即寄上”,但严建平等了许久,却再也没有收到来自孙犁的只言片语,随后就听到了孙犁先生“封笔”的确凿信息。事实上,早在孙犁寄出这封信之前,1月30日,他就为自己最后一部散文集《曲终集》写好了后记,其中讲道:“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这篇后记发表于1995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由此推断,严建平收到的这封信札,乃是孙犁先生“封笔”之后的数声“绝响”之一,是大音初歇之际偶尔留下的袅袅余音,真是弥足珍贵。这,既体现出《夜光杯》在孙犁心目中的位置之重要,也体现出他与严建平这位副刊编辑的感情之深厚。



## 孙犁与《夜光杯》

侯军

查阅《芸斋书简》中的发稿记载,可知新民晚报与京津各报乃至羊城、文汇报,其实是一个后来者。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开始被列入孙犁投稿的重点副刊行列,但很快就成为孙犁最为看重的平台之一。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编辑严建平到天津专程拜访了父亲孙犁,约他为《新民晚报》写稿,父亲慨然允允。严建平从北方返沪,刚踏进办公室,就看到了父亲寄去的《耕堂读书记》,此后稿件不断,两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话,出自孙犁先生的女儿孙晓玲的追忆。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副刊编辑,从上海专程来津约稿,辗转数日,返回沪上。一进办公室,竟然发现孙犁的稿件已赫然摆放在案上。如此奇遇,一方面说明孙犁先生对《夜光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则说明约稿者的专业与真诚,打动了孙犁先生,几乎是编辑前脚出门,他老人家后脚就把稿子“投寄”沪上了。

那么,《夜光杯》是如何让孙犁“认可”的呢?在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中国副刊》约请已经退休的严建平先生,回顾一下当时的“约稿实况”,他在专稿《怀念孙犁先生》中,专门披露了当年他与孙犁先生的一段对话——

“交谈中,他说他知道《新民晚报》影响很大,也知道赵超构先生。他坦率地对我说,一个作者,总希望能早日见到自己发表后的作品,但有些报纸字太小,自己眼睛不好,看不清楚,这是有点遗憾的。很显然,他知道我们《夜光杯》用的是六号字。我当即回答道,您的文章我们会尽快刊登,发表后,放大复印两套给您。”

我想,正是因为这个看似细微的承诺,让孙犁切实感受到编辑的热情和诚恳,当下就对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副刊编辑“刮目相看”了。此后四五年间,《夜光杯》的编辑们一直恪守这个承诺,每篇稿件都不厌其烦地放大、复印,连同原稿样报,一并寄回。孙犁先生深感其诚,遂把“新民”视为“优选”,接二连三地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发往《夜光杯》。我还留意到,孙犁投给“新民”的文章,多是成组的系列短文——我觉得,这种把长文拆开,改编成系列短文的做法,应是孙犁为《夜光杯》“量身定制”的。毕竟孙犁先生也是办报出身,对四开小型报

的版面自然深谙熟知。他为了适应《夜光杯》的版面,不惜拆解分装,“以短示人”。

对于《夜光杯》的编校质量,孙犁也深表赞赏,他在一封写给严建平的信中,亦有提及:“前后寄来信件,均妥收无误。四篇读书随笔,顺利刊出,校对精审,甚为感谢。报纸亦能按时收到,勿念。”这封来信,后来也被编入了《孙犁全集》。

孙犁先生去世后,严建平把孙犁历年写给他的十五封来信,详细作注,公之于世。其中,有一封关乎“改稿”的信件,引起了我的关注。孙犁在信中说:“上次‘一月’之误,是我自己写错了。老年文字,已不能自信,时有错乱。您看出后,可径自改正,千万不要客气。”严建平在信后注解道:“‘一月’之误,是指发表在1991年4月15日《夜光杯》上的《耕堂题跋》,其中一则《知堂谈吃》末尾署日期为‘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旧历元旦,晨记。’而实际上旧历元旦应为二月十五日。当时编者看出而未改,事后又觉不妥,写信说明,故有此回音。”这件“小事”,既体现出编者的严谨审慎,又体现出作者的虚怀大度——这样的作者和编者,既互相尊重,又各留余地;既有专业水准,又能坦诚相见,他们的关系,想不和谐都难了。

2022年10月13日于北京寄荃斋 (本文为《晚年孙犁与报纸副刊(续四)》“节选”)

在骑龙巷开店的人,每天都要走那长长的台阶。从北京回到家乡松城后,吴佳也已习惯每天爬台阶的生活。松城这一座山城,有人说是“小重庆”,一天到晚几趟台阶爬下来,流几道的汗,等于一天的健身计划都完成了。

吴佳在骑龙巷里也有个店,大隐隐于市的样子,藏在巷子的二楼。小店门口,写了三个大字:鸠坑茶。我是冲着这三个字走进店里的。一位父亲正跟小女孩做游戏。见我进去了,他起身招呼我,惹得小女孩还有点不高兴。他说,我是吴佳,做茶的;他又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个是我父亲吴流顺,另一个是我叔叔徐四顺,他们一辈子都是做茶的。

鸠坑茶我听说过。此茶古称“睦州鸠坑茶”,也叫“鸠坑毛尖”,在唐代就颇负盛名,是唐代十四种贡茶之一,《唐国史补》列其为第十三品。睦州有江。安徽的屯溪是新安江的上游,新安江浩浩荡荡,从安徽流到浙江,一路流成富春江、钱塘江。从前的茶人,就沿着这条水路,把山里的好茶运出去,所以屯溪的绿茶、淳安的绿茶,都是这条江上一脉同源的茶。20世纪70年代,茶学名家庄晚芳先生开始研制千岛玉叶。千岛玉叶跟龙井差不多,也是扁茶,些微的差异是,龙井叶形是大开大合,千岛玉叶则相对收敛。后来又有千岛银针,顾名思义,一根根像针似的,好看,价高。

聊着天,吴佳给我泡了两杯鸠坑绿茶,让我喝喝看。“一个重揉,一个轻揉,你喝喝看,滋味有一点点不同。”

吴佳老家就是在鸠坑,祖祖辈辈做茶。非要说是从唐朝就开始做茶,也未尝不可。吴佳说,他记事时起,父亲和叔叔就在茶厂制茶,是有名的茶工。那时小学春天要放采茶假,秋天要放乌桕假。山里娃的日子都跟农事相关。在鸠坑,茶叶也约等于粮食,山农要靠它去换钱。每个村庄都有一家两家茶厂,制的茶是毛峰、毛尖或是炒青。父亲和叔叔做茶手艺好,全乡数一数二,后来合伙成立了一家茶厂。再后来,似乎一转眼,他们年纪都大了。

吴佳大学读的是材料学,后来在北京工作,高铁自动化。那些年高铁建设红火,他的工作很吃香。在大城市待着,喝着家乡的茶,神采飞扬。同事们也找他喝茶。我和他开玩笑,“时下有一句话,用了十八年的奋斗,终于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你倒好,用了十八年奋斗,让人家跟你一起喝茶。”

鸠坑茶的综合口感,是鲜甜,一尝就知道是新安江的山泉云雾滋养出来。吴佳说,还有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有的茶商,是把鸠坑茶当作“调味剂”,用少量的鸠坑茶去拼配别的茶,提升茶的整体口感——这个事情,不说的话,很多人并不知道。

快三十岁时,吴佳想回老家了。说是北京太遥远。父母年纪大起来,他忙于工作,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面,就回来了。回来做什么呢,卖茶,亲戚们一致反对。于是进了一家上市公司,做了四年采购,不甘心,等成了家,有了娃,终于出来了开了一家鸠坑茶的店。

说到茶,就停不下来。茶的日子,吴佳是喜欢的。每天上午十点多,他慢慢悠悠走过来开门,爬了一百多级的台阶,在这里待到晚上,再走一百多级的台阶回家。他的茶客绝大多数都在网上,“舌头不会骗人”,他说,很多茶友成了他十几年的老客,每年春天都跟他买一点。喝着喝着,一起年纪大起来,成为茶的“老友记”。

这条骑龙巷,为什么叫骑龙巷,有人说到这条巷子里的人,都会飞黄腾达,仿佛骑上龙一样。也有人说,这个巷子本身就像是一条龙。总之,这条巷子是小城最有历史感的小巷,卧虎藏龙;这条巷子里的台阶也是最好的风景,藏着松城人的半生光阴。

两杯茶喝完,小女儿又来讨爸爸,说肚子饿了。吴佳起身带女儿去吃面,这骑龙巷的面馆也多,长长的台阶弥漫着烟火气。吴佳让店门开着,他说要是走累了,还可以到店里来喝一杯茶。

## 鸠坑茶

周华诚



巨鹿路上有一幢被绿荫庇佑的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花园建筑,那曾是上世纪“上半场”“火柴大王”刘鸿生的胞弟刘吉生的私宅,名曰“爱神花园”。1989年,美军原驻华总司令、年届92岁的魏德迈将军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了刘吉生在抗战期间组织营救“东京大轰炸”后返航迫降在敌占区的美军飞行员的善举。而连家人都被蒙在鼓里的这一秘密大胆周详的大行动历经50多天在各方人士的合力下取得成功,64名美军官兵平安回家。被救美军机长泰勒·威廉·罗森后来写了回忆录《东京上空三十秒》,书中大书中国人对他们的大营救。1945年12月初,魏德迈代表杜鲁门总统和美国人民亲临海上刘府向刘吉生颁发了一尊特制的木制奖杯。伊是用在珍珠港事件中被击沉的舰上的木头雕成,上面刻着刘吉生的名字和致敬语。可惜这尊奖杯在“文革”中被其女儿付之一炬。

如今,“爱神花园”是上海市作协。我家在附近,几乎天天经过,进得庭院里向的次数也不少。待得辰光最长的是1995年金秋时节举办的《秋水与火焰——作家访谈录》研讨会,那真是“大咖”云集,因为作者郭在精兄在书里将伊拉“一网打尽”。我灵机一动,干脆

载难逢,趁会未开,近水楼台兜一圈得着一本签名最多的签名本,上有罗洛、徐中玉、赵长天、赵丽宏、叶辛、褚水敖、毛时安、冰夫、宁宇、张秋红、冯春等人的签名。首见大名鼎鼎的任溶溶伯伯很激动,伊胡子拉碴、嗓门奇大,衣着朴素,给阿拉留下了深深印象。伊大加称赞郭兄做了一件大好事。请任伯伯签名时伊也表扬阿拉。书中伊讲自己写诗,噱头也蛮多的,题目也古里古怪,里面大字小字也用一点。画家詹同是伊的好搭档,各摆噱头,目的合起来使得读者感兴趣。伊近些年还是笔耕不辍,“豆腐干”文章画龙点睛,妙趣横生。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伊出版了《任溶溶译文集》。听说伊欢喜美食,是“杏花楼”、上海咖啡馆的常客;也欢喜听戏,京剧粤剧评弹门门不落空。伊就是一个大小因,大顽童。伊讲:“我的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孩子,一生快乐,拥有童心,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我拥有一个无比幸福的童年。”吴洪兄的签名是后来补上的,《德温特夫人》《相约星期二》是伊的译作,畅销一时。

《收获》纪念杯,淡青色的杯面上有余华的小说名“活着”,活着就是王道。花园里喷水池中的女神也活得神采奕奕,伊活到今天也多亏了好心情。

师傅的巧妙掩护,在动荡岁月中躲过一劫。

十多年前一个盛夏的清晨,阿拉骑着“老坦克”(自行车)去巨鹿菜场买早点,只见作协的围墙铁栏杆边一位细细长长的着白衬衫的中年男子为一位花季少女拍照,两人有说有笑,阿拉在对面马路好奇,停下了车“轧山水”,阿会是刘家子孙来怀旧?身旁卖弄口的报摊老伯在理报纸杂志,似在梳理一段新的历史。阿拉晓得伊的儿子是位残障人士。那一幕明媚温馨的瞬间定格至今。今年2月正巧路过报摊,老伯瘦了一大圈,好久不见,物是人非,伊还守着。伊似乎认出口罩遮了露出半只面孔的阿拉,四目交汇,无言以对。想到近陝西南路以北一只弄堂口修车摊的“三毛”,五十出头前些年就离世了,阿拉请伊维修“老坦克”10多年,伊客气,有时还送车上门,音容笑貌犹在。今朝弄堂口很冷清,那扇黑大门后空空如也,原来放着“三毛”的“小仓库”。对面那幢小楼倒是人气蛮足,两家发型屋前仆后继。而路口那家神秘的羞答答的专售生殖保健品的商

店,今年变身了,这道“风景线”没了。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繁华海上,潮落潮起。沈昌文伯伯说:“我最喜欢在脏兮兮的餐馆吃脏兮兮的小菜。”老友新朋饭吃到大半又上来一只没点过的小菜,“飞菜”朋友闷声不响单坐在勿远的桌上,伊就是“老派人”沈伯。唐代文学家裴度说:“鸡猪鱼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作协边围墙开了一扇不大不小的窗,屋里向是一只炒翻天的厨房,沿街的窗下摆着一只长木桌,上面摆满刚刚烧好的大肉大排狮子头酱蛋辣酱咸菜肉丝海带丝等,做盒饭一做20多年,厨房的油膩墙头显露无遗,伊渐渐成了差头师傅“打卡”之地,8元一份酱汁大肉加青菜打底的筒餐维系了十多年。巨鹿路,书香菜饭更香……

乌桕,是山野里最美的树。几场秋风刮过,天蓝得透亮,三棵乌桕站在溪岸边,和流云一起把影子投进深潭。人在青石古桥上,一腔心思被簌簌响的红叶抚摸着,人间世事,浩浩荡荡,都做了载舟的流波……

这是我走山访水日子里的一帧画。那时,生命历程里已经有了山高水长,因此,乌桕在我眼里,才有了天风邈远的形态。

小时候的乌桕是实用的。一群不解事的小孩子,在乌桕树阴下玩泥巴,不知叶发叶落季节换,更不辨那树叶紫了好看还是红了好看。那棵不知活了多少年的乌桕树,就长在离外婆家不远的东沟边。村子里有能人,摘乌桕叶搁水缸里泡出黑水,染布,染衣服。秋天打下乌桕子儿,放石碓里捶推,去掉黑壳儿榨油,点灯不会冒黑烟,还格外亮。



翠岭晴云 (中国画) 裴晓馨

仁榨取的“桕油”,又称“青油”,是制造巧克力的紧俏原料。

乌桕,大戟科乌桕属,中国的特有树种,早在唐代,就有人用乌桕油染发、燃灯。与乌桕树相关的多种典籍。据说,商城县金刚台有河南最美的乌桕谷,全长5公里多。秋末冬初,天朗山高,润谷里

## 乌桕微丹菊渐开

繁星

湖北省大悟县,有300多万棵乌桕,年产量在5000吨左右,居全国之首,乌桕在那里是历史悠久的乡土树。

陆游有一首写乌桕的《秋思》:“乌桕微丹菊渐开,天高风送雁声哀。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无论古今,在山在野,树形清美的乌桕,入诗入画,入眼入心,早已成为人类心灵中美好的一部分。

如今,乌桕树纷纷进入大都市,成为广场、游园、行道上的景观树。可满大街的低头族,能有几个认得乌桕树并懂得欣赏它的美呢?

金秋十月,草木有情,贵编:徐婉青